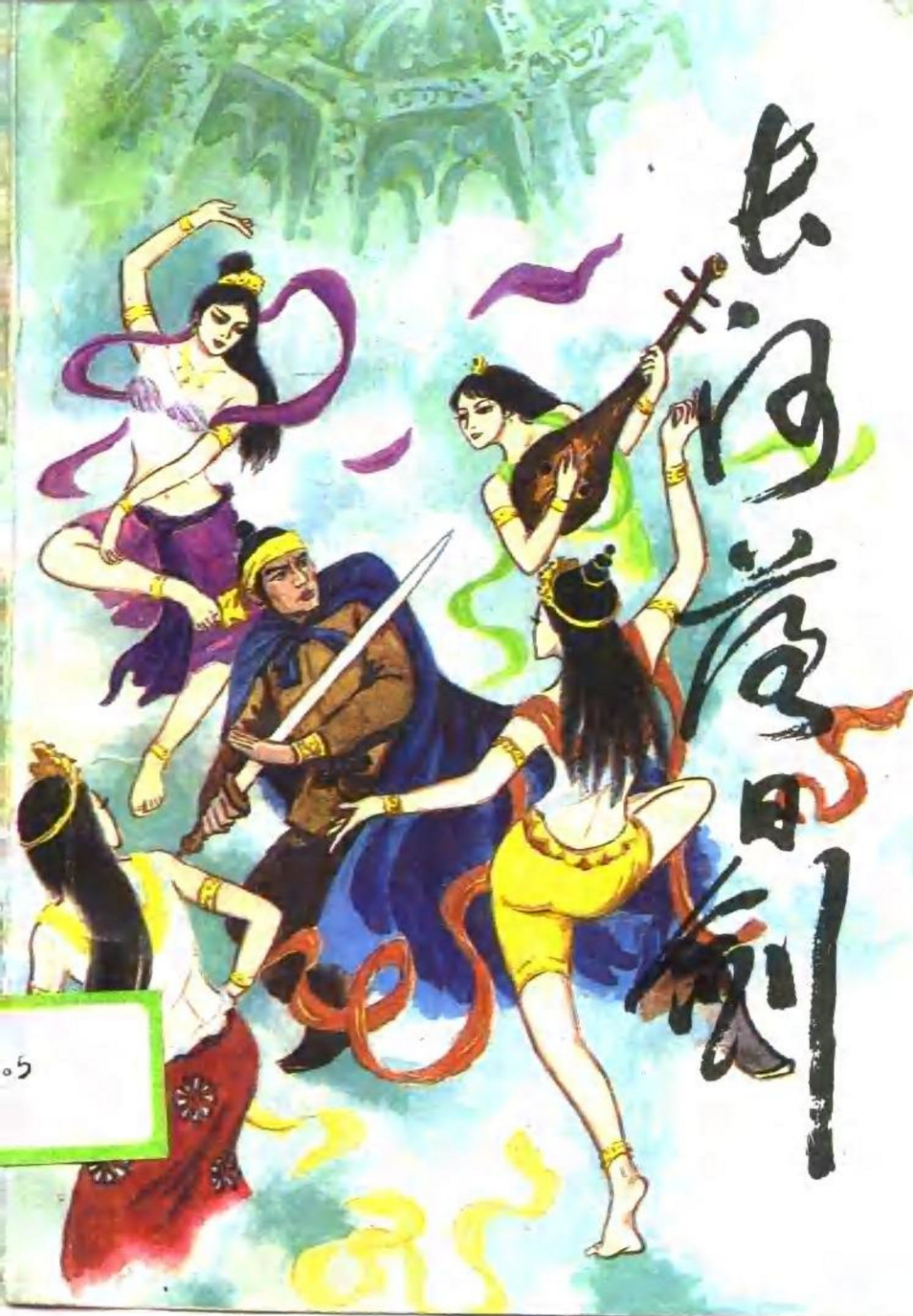




长河落日剑

肖珩 敬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山西省临汾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210千字 印数：1—8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5—063—5 / I·63 定价：2.50元

缠绵生死情缘，
哪堪掩卷重回首？
朔漠惊沙，危崖落日，
可怜依旧。
转瞬成仇，
月寒风冷，芳魂谁守。
算雪衫剑客，绿鬓娇娃，
情未了，天知否？

况是天长地久。
情仇际，几人参透？
当年辜负，
映雪笳鸣，临风剑吼。
万古伤心，千秋遗恨，
白云苍狗。
愿平生，恩怨情仇皆忘，
尽一樽酒。

——调寄水龙吟

楔 子

贺兰山，层峦叠嶂，雄峙西北。

这山，虽无太华的险峻，峨眉的神秀，但绵延三百里，满山嶙峋裸露的怪石嵒岩，如刀削，似斧劈，其形峥嵘，其势狞厉，别有一派北国绝塞独具的气势，使贺兰得称名于海内名山。这山，主峰称达呼洛老峰，峭壁千仞，断云插天，令人仰视之间目眩神迷，再莫说攀登了。因此，自古以来得领略这风光者，几如凤毛麟角。

三百里贺兰，恰似一道天然屏障——

东麓，是有名的八百里河套，连接着海海漫漫的黄土高原。这本是历事农桑，人烟稠密，繁荣富庶之地。

西麓，却是腾格里沙漠，绵延至一片鸟飞不至的戈壁瀚海。大漠苦寒，孤烟落日，自古以来是胡马嘶风，驼铃送日的绝域。

——于是，贺兰山中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苏峪口和三关口等要口，便成了兵家自古必争之地。

想当年，为雪靖康之耻的岳飞岳武穆，在他那首气吞山河的《满江红》一词中，唱出过他的壮怀和梦想——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音犹在耳，却演出了风波亭上那一幕惨烈的悲剧。于是

乎，辜负了壮怀激烈，空馀下遗恨绵绵……

斗转星移，月圆花谢。

山间的几声驼铃叮咚，长空中数度征鸿嘹唳，便轻轻巧巧地送去了三百多个寒来暑往，春夏秋冬。

如今，这江山姓朱已是百十年前的事了。

然而，山依然是山，路依然是路。

沿古长城西来，过了黄河，便是明朝“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宁夏卫。出城便是贺兰山，穿过山间崎岖坎坷的隘口，便是大漠。

此地，此时。

这山，这路。

长河大漠之间，却在这年秋季云集了些惊天动地的男男女女，五湖四海的怪客奇侠。

虽然，并非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更替，或帝王将相的败荣辱，可这些名不见于经传的人物，却为了那脱的名缰利索，扯不断的仇网情丝，演出了一个首尾悲悲喜喜的故事来。

第一章

妙龄少妇遭劫，偏有美少年拔刀相救——这巧合的机缘——

天意？人意？

武林宗主谢世，引来四海间群雄荟萃——这盛大的聚会——

是祸？是福？



那一年，塞北的秋天来得份外早。

还不到中秋节，几番淅淅沥沥的秋雨下过，那贺兰山上疏疏落落的野草，早已枯黄了梢头。隔山，一阵萧萧瑟瑟的秋风吹过，那草簌簌价抖着，落尽了清晨时结上的那层淡淡的霜花，愈显得瘦棱棱的可怜。

雄峙的峭壁间，夹了道蜿蜒的古道。

好不容易才爬上山头的那轮苍白的秋日，倏忽间又已转过了头顶，压上了对面的岩头。山路上留下了大片奇形怪状的山阴影。

天色虽尚不十分暗，可山间已然弥漫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阴森。

于是，远处传来的那阵叮叮当当的车铃声便也显得冷冷的，分外清越而悠长，惹人愁思。那铃一路响来，隐约地，山谷也似回应着。

渐渐地，山脚处转出一辆小小的蓬车。

两个半人高的铁皮车轱辘缓缓转动，驾辕的菊花青健骡踏着懒洋洋的步子。车前，宝蓝色的杭绸轿帘低低垂着。车辕上，有位青衣小帽的老家人跨坐着，缩了头，随着车身的颠簸打着瞌睡。车后紧随的两名中年武师也勒了马缰，缓缓走着，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寻常的车马，寻常的过客。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行人竟透出一种诡秘。那幅严丝合缝的轿帘后面，更似隐藏了什么，玄奥莫测。

那叮叮的车铃声，吱吱的车轮响，以及健骡踏在石板路上沓沓的蹄声，一路响来，象那蜿蜒迤迤的山间古道一样漫无尽头……

骤然，车辕上的老人身形微微一耸，抬头举目，低垂的眼皮一动——立时，两道精光电射而出！

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似乎只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刚才他感觉到头顶的山峦上有个什么东西倏忽闪过。可在这电光石火般的转瞬之间，他只看到一碧如洗的天上一只孤鸿嘹唳而过，山间、石缝中那片高高低低的杂树上，几片黄叶飘飘摇摇地落下来，在空中恋恋地舞着，不肯坠地沾尘。

有一片竟落在老人的袍袖上，战兢兢地赖着。

老人摇摇头，那双眼睛又变得黯淡了，昏然欲睡。他轻轻叹了口气，

“唉，老了……”

不知是由于方才的虚惊，还是因落叶而生的感慨？总之，他竟不肯抬手去拂那叶子。于是，本来孤寂的行旅，便又凭添了几分肃杀与凄凉。

老人在骡子臀上加了一鞭。

懒洋洋的骡子加快了脚步，尾随车后的两名武师也催马紧跟。

“林福，路还远吗？”

一个悦耳的女声从紧闭的轿帘中传出。

“回小姐，还远呢……”

老家人林福话音未落，身后山道上便袭来一片嗒嗒嗒急雨般的马蹄声。

林福神色一变，抬头扬颊示意——

两名武师一勒丝缰，伸手握住腰间刀柄。

骤然，风驰电掣般地两匹骏马从蓬车旁疾驰闪过。马上的汉子一律黑衣劲装，腰佩长剑。来得急去得也快，呼吸间，那人那马早已顺山道转过前面的山峦。

留在路上的只是几团旋风般的轻尘。

此刻，林福已勒住骡车，两名武师也驻马护在车前严阵以待。

果然，山路的前后同时起了尘埃和蹄声——刚才过去的两匹马拨头兜转，身后也赶上两骑同样的人马。未及林福等人有何举动，这黑衣人马已如疾风扑面，将这一行人夹在中间。

两名保镖的武师责任所在，催马向前，便欲答话。可是，口还没来得及张开，为首的那名黑衣汉子右手微扬，嗤——轻轻的破空声里，这两位武师早已翻身落马！

可怜呵！太原府有名的振远镖局中这二位硬手，竟没看清对方的面目，连临死前那声惊叫，都被堵在了喉咙口里。

细看时，他们各自的眉心处，赫然添了个豆粒大小的圆血点。

好俊的暗器功夫！

说起来，他们死得不冤——凭了三脚猫的几手在江湖上混饭的主儿，碰了这样能以细小暗青子立穿人脑的硬茬，想活，太难了！

此时，车辕子上林福已然一声低吼，身子平平掠起。在空中，一式飞鸢戏雨，直扑而下，十指如钩袭向当面那两名黑衣汉子。

黑衣汉子喝了声，手中各多了一柄青光闪烁的长剑。两柄剑，一直一斜，分指林福的前胸和小腹，迎着他下扑的来势，以逸待劳。

当然没有人肯拿肉身往尖尖的剑锋上撞。可是，此刻的林福身在空中，无从借力变招，只能朝剑上扑了。千钧一发之际，老人倏地抖出腰间丝带，向两柄剑锋上裹去。

铮然一响，双剑相交，腰带被斩为三截！

可林福老头却已随了剑势翻身，落身、落地——好险！一招之间，见多识广的林福却已认出两名黑衣汉子用的是海外桃花岛上丧门双剑的招数。

待到他落地滚开之时，额头上早沁出一层细汗。他想不出，与桃花岛上的人有什么过节儿？这样名宗正派的门下，

又怎会出了这种劫路的强徒？他想不出，那情势也容不得他去想——那两名黑衣汉子，早已兜过马头，一左一右，铁蹄配合着长剑，专门朝他身上要命的地方招呼！

此刻，林福只能施展出地趟功夫，跌扑滚扭，尽力躲闪开那鼓点般轮番踏下的马蹄和灵蛇也似的两柄熠熠青钢剑，不禁左支右绌，险象环生，更谈不上接招还手。终于，稍一疏神被一支剑锋贴着左臂刺穿了衣袖。

好个林福！

临危之际，他暴喝一声，抖动长袖裹了剑锋，借着黑衣人撤剑之力，一跃而起，蹿上路边那块卧牛石！

这拼上性命的一招，使四名黑衣豪客也同时咦了一声，大出所料。再看林福时，只见他花白的须发如戟直立，两眼中凶光暴射。左手的衣袖被长剑割下半幅，露出那截瘦同槁木的手臂，早已一片殷红。错愕间，那双带血的双拳早挟着呼呼风响，奋力击出，用的都是同归于尽的招法！

然而，他这却已是强弩之末了。十余回合内，老林福疯虎般的身影，已被那丧门双剑的两条缭绕的青光，死死缠住了。

大势已去……

此时、林福豁出命去，扑向路边的蓬车，对着依然紧闭的轿帘，嘶声叫道：

“强人扎手！小姐快……”

话音未落，那两条灵动如蛇的青光，早一左一右，钻入他的两肋之中。

老林福身形一窒，踉跄退了一步，倚住身后卧牛石。口一张，蓬乱的白须中，一股血箭喷射而出！

血尽。气绝。

可这老人家的身躯依然不倒。怒发冲冠，两个瞪大的瞳孔中，仍似喷火。

此情此景连那黑衣杀手也不禁凜然！

黑衣人纷纷下马，默立片刻。为首的那名瘦高汉子走上前去，微微作式，单掌抵住卧牛石，运口气，嘿地一声，那半截埋在地下的巨石竟被他掌力逼起，轰地翻过来，压住了老林福的尸身。

此时，两名武师的尸体早被踢下路边的山涧之中。

事毕，四名黑衣人排成一排，缓步向那静止在路边的蓬车走去。

直至此时，一场血肉横飞，刀光剑影的性命相搏已过，竟未见到那车内有丝毫的动静。低垂的宝蓝色杭稠轿帘，依旧平展展垂着，纹风不动。

这就非常地反常了。

而反常的事物就透着神秘。

神秘之中往往会潜藏着难料的杀机。

所以，黑衣人们一反先前的嚣张。当他们走向那轿帘时，纵然艺高胆大，心里也不禁惴惴然忐忑不安。

一步，又一步。

那轿帘依然不动。

越走越近了，那片稠帘已是伸手可触了。

为首的瘦长汉子抱拳当胸，朗声说道：

“有劳小娘子移步。”

沉寂……

那轿帘似乎微微动了，但又归静止。

一个矮胖汉子沉不住气了，五指箕张对那轿帘便欲抓落。手到半空，瘦高汉子一抬右手，硬生生把他阻在空中。

那密垂的帘幕象是蒙了层不可侵犯的符咒，远比那老家人的眼神和武功，更为骇人！

瘦高汉子将方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终于，帘子动了。

黑衣人们眼前一亮——一条不宽的缝隙中，露出了一只纤纤素手。绿袖、金镯、皓腕、水葱般的手指上，尖尖的指甲被凤仙花染得通红——四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由心头一荡。

不由分说，矮胖汉子右掌急出，拢个半圈，凌厉万分地一抓，便扣那玉手的脉门。以当时情境，他料定那轿帘中必定凶险万状，所以一抓既出，哪敢疏忽，五指中实已凝聚了毕生的功力，孰料一抓得手，扣入他掌中的，竟是那般的绵软娇嫩，柔若无骨，哪有半分内力外功可言？待这汉子察觉不妥，要收力时早已不及，咯吱吱几声脆响，那只小手的腕骨早在他的掌中捏得粉碎了。

一声惨叫——

轿帘中骨碌碌滚出一个年纪十五、六岁，体态娇小的女孩儿。战抖着，用袖子蒙了脸，缩做一团。瘦高汉子伸长臂抓了姑娘头上发髻，一提一扭——一张痛楚万分，毫无血色的小脸蛋儿。

“二哥，是她吗？”

瘦长汉子瞥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

“不对，八成是个丫头，打发了吧。”

矮胖子低头看看那脸，咽了咽口水。

“二哥，这妞儿长得倒还水灵。弟兄们可都有些天没闻见肉味儿了，要不就……”

瘦长汉子看看他又看看姑娘，回头又见另两名黑衣同伴也正瞪起四只冒着邪火的眼睛。他脸色一沉，正色道：

“毙了她！咱哥几个这趟出京是办大事的，不能为沾这点腥味伤了和气！”

矮胖子叹了口气：

“唉，妞儿啊！你得怨自己个没福呀！”

说着，抬了只大手向那小小的天灵盖上轻轻一按。一阵咯吱吱的碎骨之声，伴着喉咙口里勾勾地抽噎，那姑娘眼睛、鼻子、耳朵和嘴里慢慢冒下七条赤黑的血渍。全身一挺，又一抖，软了。

汉子手一松，她象堆破布般瘫在车前。

瘦长汉子踏前一步，说道：

“小娘子！这回你总该露露脸了吧？”

半晌，轿帘中依旧动静杳然。

那汉子缓缓地抽出了腰间的长剑……

恰在此时，山路转弯处悄然闪出一团白影来。一峰雪也似的白色健驼，在镶银嵌宝的雕鞍上，端坐了一位风度奇佳的少年公子。直鼻、方口、玉面、明眸。一袭丝质长衣与那白色健驼的皮毛浑然一色，俨为一体，。当真是人增驼势，驼壮人威。

此时，黑衣人们的目光全在那轿帘上。

而这少年公子却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目光一瞬，眉宇间掩饰不住一股勃勃英气，同时，也带了几分少年人不谙世事的迷惘。

瘦长汉子那一剑呼啸劈下了。

轿帘裂作两截，神秘的幕中人出场了。

这一刹那间，四名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如电击身，目瞪口呆，噤若寒蝉！

连那事不关己的少年人，瞥眼之间，竟也怔怔地，屏住了呼吸……

二

宁夏卫古称兴庆，本是贺兰山下一处重镇。黄河九曲如练，宁夏卫恰似这练上一块璀璨的宝石。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宁夏卫地处河套要冲，古来便物产丰富，人杰地灵。

这一天，恰逢小集。

镇上一条十字街，行人比肩接踵，买卖吆喝不绝。头缠白带的回回壮汉，悬着弯刀大摇大摆。那些膜拜月亮的女子们则以轻纱遮面，低头莲步，匆匆地，别是一番风情。临近十字路口，沿街搭起一列席棚布棚，烤羊头、杂碎汤、羊肉泡馍、刀削辣子面，刀勺碗盏的一片叮当声，混着缕缕带膻味的香气，在小镇尘土飞扬的上空弥漫。

街心的钟鼓楼下是最繁华热闹的所在。

楼北，望月楼下是庄严的大清真寺。楼南，一溜占了五间门面的便是镇上最大的买卖，开源客栈。

此刻，这开源客栈门前，正演着一场稀奇古怪的活剧。

大敞的店门前，当路树起一块三尺见方，厚约半寸的铁牌，上面赫然刻了几行大字：

“本店即日起恕不待客。得入此门者，免费食宿，并奉

川资。”

那字刻得笔划锋利，剑拔弩张。论书法虽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明眼人一望而知是直接的刀剑在生铁上刻成，深浅均匀，镌刻者腕上的功力实足惊人了。

这铁牌从清晨树起后，便引来了镇上的不少闲人。老成人觉得事有蹊跷，不过是看一看热闹，有些青皮无赖子却瞅见便宜，想闯进客栈去混几天不要钱的吃喝。谁知那门却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到现在还有几名被守门的四名青衣壮汉，扭着脖颈攒到街心的赖皮子弟，倒在了地上哎哟哎哟地哼叫着。

此刻已是午牌时分了。

半天工夫，已有七、八位客人进了那客栈门。街上虽仍围得人山人海，却只是观望着，没人再敢贸然一试。因此，站在大门两旁的那四名深目虬髯的彪形大汉虽仍旧手扶腰刀柄，凜然肃立，可正当门口那张躺椅上高卧的那位老人，却早叉开双腿，仰靠着，脸上覆了方白绢帕子，浑身透出倦容来。

客栈对面，是一座二层的茶楼。楼上临街的窗扇开着，正有两位文士打扮的客人凭栏品茗清谈。下首坐着的那位马脸羊须的客人一指老人蒙面的绢帕，轻声道：

“您看他脸上那东西——”

那绢帕看上去倒无异处，只是正中央绣了朵精巧的梨花。花瓣儿是用纯白的银丝织就，那枝叶竟是用极细的金丝盘的。

对面上首那位面目清癯的文士伸了颈子端详半晌，疑惑地问道：

“这帕子看来颇似闺阁中物，怎么这位老人年将五旬，还……”

“哈！您可听说过金银梨花帮么？”

“金银梨花帮？”

清癯文士倒吸了一口冷气——金银梨花帮是当地一股大势力，西北数省，黑白两道上的朋友们多以此帮的马首是瞻。所以，就连他这种读书人，也是早有风闻的。

“对，这帕子正是该帮的一件信物，故此依我看来，门前那位老人，必不是等闲人物……哦，有人来了！”

楼下，此时恰有位身着灰衣的瘦长汉子走来，分开众人，抬脚就往门里走去。门口的四位黑衣壮汉见状急忙一涌而上拦截。谁知那灰衣人不知用了个什么奇速的身法，一转一晃，迅如脱兔地便把那四条汉子甩在了身后。

他的面前，就剩下门前老人那两条腿了。

那老人身材矮小，两条腿却是异乎寻常地长。此时，左足踏地，右足高高翘着，且在半空中微微抖动，透出一种挑战的意味。

灰衣人行至门前，略略迟疑了一下，才试探地迈前一步。见那躺椅上的老人毫无反应，这才将落地的左足轻轻在石头台阶上一点，倏地身形骤起，巧燕穿云般地便向门里蹿去！

这个人的身法轻功，可以算是极快了，抬足，起身，飞掠，连环三式，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门口躺椅上那位白帕蒙脸的老人上身未动，那两条不合比例的长腿，已然骤然抬起，在空中一剪，那灰衣人伸在身前的左腿恰似直接送到那老者的两脚之间去了。此时灰衣人身在半空，撤身换式已显然不及。却

见他口中喝了声“好”，两腿一分，身子在空中硬生生地煞住去势，左右两足早分别蹬住了两侧门柱，整个人如同一个“大”字形，撑在门上！

那蒙面老者一招剪空，左脚却往右腿上一搭，右脚在空中划一个半圈，倏地又伸长了半尺有余，鞋尖举着微晃在那灰衣人胸前——行家一看便知，此时灰衣人胸前七、八处大穴都已罩在鞋尖之下。他只要一动，无论是向前还是向下，都必然吃亏的。

老者这招妙在以逸待劳——谁也明白，灰衣人功夫再好，长久地撑在门框上，总不是个办法。进路被封，可此时一退，便是输了一招。

相持片刻，灰衣人撑身的双腿似觉不支，轻颤几颤。猛地，他一声大叱，身形暴起，却是一纵全身贴在了门上的横梁上。

好俊的壁虎游墙功夫！此时那老者的腿再长，也是绝对够不到他了。

围观的闲人们，禁不住齐声喝了个彩头！

彩声未落，只听那老者冷冷一哼，左脚一震，那支老帮布鞋直射而出，旋转着飞向梁上的灰衣人。灰衣人不慌不忙，也伸出左脚，轻轻一磕一点，那布鞋落下去，仍套在老者翘起的赤脚上。

此时，灰衣人已然飘身落在大门里了。身形甫落，便客气地拱手道：

“展爷请了！”

那老人也揭下蒙脸的帕子，起身拱手：

“冷爷好漂亮的阴阳脚，佩服，佩服！”